

烟台文史资料

卷一
题

第十一辑

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王影侠18岁便装照

1959年王影侠与
尚小云在山东剧院合
演《乾坤福寿镜》剧
照



1954年王影侠
在济南人民剧场演
出《梁祝》剧照



1956年王影侠在山东
剧院演出《秋江》剧照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白髮丹心
盡漢臣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山東省地方委員會
惠存
胡漢生



高瞻遠矚

目 录

革命音乐家安波	刘清英 (1)
我在胶东解放区的音乐活动	路 曼 (24)
在烟台胶公工作的一年	路 曼 (34)
我的从艺录	王影侠 (47)
著名书画篆刻家胡铁生	张 军 (90)
烟台从事新美工的王 慧 元	王明湖 (100)
抗战壁画 在 烟 台	沈育新 (106)
双林前惨案纪实	李文夫 (110)
战斗在烟台市郊的一支工人武装加 强中队	李庆云 (125)
怀念先父孙子玉 先 生	孙亮平 (136)
孙子玉 先 生二三事	王文正 (143)
记林秋圃先生	李大鹏 (152)
汪钧甫第一次竞选烟台总商会会长失 败一事的 补 充	安邦瀛 (165)
德尊一代的良医刘毅安 先 生	张惠周 (169)

从医恩师 陈育 鸣……………王成禄 (183)

福顺德升格为银行的简况 ………安邦瀛 (195)

海外谋生初 历 记……………(美国)曲拯民 (201)

乡音未改 鬓毛衰……………(香港)王国梁 (210)

客居香港的前前后后…(香港)宋家安 (221)

冀鲁旅港同乡会……………鞠少华 (226)

革命音乐家安波

刘清英

安波是我的五哥，他的原名刘清禄，191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城里庙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玉涛，母亲孔氏生子女6人。大哥14岁到哈尔滨谋生。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均在私塾就读。父亲节衣缩食供4个学生读完了高小。五哥求学心切，非要报考初中不可。1931年，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牟平中学。在校期间，五哥每学期都得到校长（宫建斋）亲书“品学兼优”的评语。他的学习很广泛，如对文学、历史、音乐、美术以至民间工艺等，都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课余时间，常到图书馆看书。图书管理员有事外出，索性就把钥匙交给他暂为代管。有时从外处借到几本好书，读诵吟哦，爱不释手，怕误了还书，只好原文抄录，晚上常常独自在厢屋家

深夜点灯抄录。鲁迅的一些杂文，冰心的《繁星》，他都精心抄录过。父亲怕他熬坏了身体，又怕浪费灯油，常去责命他熄灯休息，他把灯芯捻拨下，待全家人安睡后，挑灯再抄。他的零花钱，也全用在买书上。没有钱，就向母亲要。母亲要他把学过的唐诗宋词选几首给全家人讲一遍，讲得好，才给钱（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他就遵命讲述起来。因讲得生动感人，我们全家人听得入了迷。有时家中实在拿不出钱来，他就请母亲借钱买毛线，再根据自己所学的民间工艺，编结出各色各样的毛线花篮，到牟平大集卖钱，以作买书之用。

在小学期间，他经历了刘珍年同张宗昌的“牟平之战”。“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军阀之间，仍然混战不已。他对此深为不满，写出了许多诗歌，大意是中国人应该一条心，共同对付侵略军，不应该置国难当头于不顾自相残杀。可惜这些诗歌没有保存下来。

1933年安波初中毕业以后，牟平县教育局想留下他做教育视导工作，父亲也认为前四个儿子

都经商，留下一子在教育界任职也很好。但他执意要到济南求学，哭了一宿，第二天还起了一身红疙瘩，父亲无奈，只好应允。但无论如何也凑不足川资。幸亏三哥（刘清钧）支持，他才考上了曲阜师范，第二年又转学于济南师范。在济就读时，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任济南学联秘书长。1935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组织派安波同志到鲁南费县，以师范讲习所教员职业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党内任省委特派员，在接受了党的任务去费县之前，五哥曾写了一封家信，现大致记得这几句：“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兴亡，儿决意南下。儿奔走他乡之日，犹如承欢膝下之时……。”此后，直至全国解放前夕，家中再也没接到他的来信，却风闻“安波在济南被捕”，“安波在南下时为国捐躯了”等讹传。

实际上，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安波就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为该校第一期学生。第二年，又入延安鲁迅音乐学院学习。结业后，在延安鲁艺工作了七八年，担任过鲁艺教务处教务科长、政治课研究室主任、鲁艺音乐研究室党

支部书记。延安民众剧团教员等职。1945年12月至建国前夕，先后担任过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总团长，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冀察热辽联大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50年春至1964年2月，任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兼辽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1964年2月调至北京音乐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65年6月18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五哥是为了响应党的抗日救亡的召唤走向革命圣地延安的。陕北公学毕业后，他想返回胶东，可组织上决定他留在延安，到鲁艺学音乐，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并无从事音乐的志向。他认为，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党的事业、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分配，到了鲁艺音乐系，开始他的音乐艺术事业的革命生涯。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安波一直是把音乐做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革命斗争的需要驰骋南北，组织筹划创作演出。他深知，要组织好领导好文艺事业，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音乐艺术家，必须掌握好革命文艺这个武器，熟练地运用艺术技巧、艺术手段，去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拨动起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为了探求音乐艺术的真谛，掌握音乐艺术的规律，他简直就没有休息时间，睡觉时也在唱歌。在热南山区坚持斗争时，和他同屋睡觉的一个同志很调皮，听到他睡梦中哼唱以为他是在创作，于是速记下曲谱，第二天拿给他看，一经试唱觉得还有点韵味，惹得大家轰堂大笑。为了扩大艺术视野，便于中外艺术交流，他每天坚持一小时的外语学习，可说是雷打不动。安波在音乐方面是内行，但他领导的工作部门却不是纯音乐性质，而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说唱等艺术的综合团体。这样，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解决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一点一滴地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学习。他求知甚切，“于书无所不读”。就我

所知，他除了注意学习外国音乐家如俄国的柴科夫斯基、捷克的斯美那塔德沃夏的理论著述外，还用很大精力研究了我国大部头的音乐理论书籍《吕律正义》和文学理论名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天道酬勤，虽然他的作品多是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急就章，但绝不是干巴巴的政治口号的图解，而是表现革命洪流中人们的真情实感的艺术创作。

在生活上，安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1947年，在冀察热辽工作期间，他既是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长，又是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由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兼任）。他半点架子也没有，冬天，他头戴旧狗皮遮耳帽，穿着满身油渍的军服，破旧布鞋常用带子捆在脚上，身背大三弦，在行军途中，老乡们常常称他是“八路伙夫”。他很爱吸烟，特别搞创作时，一支接着一支。打游击时，买不到纸烟，有时连黄烟叶子也买不到，就弄些向日葵叶子或棉花叶子来代替。他就是抽这样的“香烟”酝酿谱写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歌曲。1963年，他任辽宁省文化工作部部长时，在

兴隆修改他创作的长诗《雷锋颂》。去看望他的老首长、老部下很多，烟抽了一包又一包。1949年，他在东北文工团任团长，当时一些领导同志都住在“神社”大院，他却挑了一份较差的房子自己住下，把好的住房让给其它同志。三辆自行车，把两辆较好地分给两位副团长，留一辆破车子自己骑。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好多人得了浮肿病，他把好一点的饭菜偷偷地分拨给别人，自己勉强支撑着。他的稿费自己用得也很少，不是交了党费，就是给了工会，再不就是接济了生活困难的同志。

安波做事非常认真，外出开会或调查，都有详细记录，他的字写得很流畅，但难辨认。对会议简报他认真看大样，亲自改了又改。布置的任务，总要有个回音，尤其是对下面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从不拖沓敷衍。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也不随声附合。1960年海默同志（原在北影创作组工作，1968年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因为写了电影《洞箫横吹》和几篇文章受了批判，并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婆离了婚。安波因事去北京，听说后，一夜没睡觉，一个劲地吸烟。第二

天同洛汀同志（原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84年病故）商量，如何帮助安慰海默同志。第二年秋天，他见到了习仲勋和陈毅同志，言简意赅地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情况，直言“海默这个人不是反党的，写《洞箫横吹》的全过程我是清楚的。”之后，陈毅同志调看了电影《洞箫横吹》，并为《洞箫横吹》说了好话。

安波的一生，从不搞什么“特权”。我的女儿孙淑静，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1961年，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他（他当时在辽宁省委任文化工作部部长），想让他这个当舅舅的给外甥在沈阳找个工作。他回信说：“三千六百行，行行出状元。在农村一样可以升学读书，参加劳动也大有前途。”我的爱人孙振纯为此事亲赴沈阳相托，但他仍然转弯抹角，还是那么几句话。

安波负责领导的几个单位，不仅知识分子很多，还有不少有名气的音乐家、导演、剧作家、诗人以及名演员。他一贯坚持党的原则，礼贤下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

二

1951年夏天，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过去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工团，要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同年秋天，刘芝明同志（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到鲁艺（东北鲁艺，在沈阳）检查工作。在一次汇报会上，安波提出，将东北鲁艺的音工团、实验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合并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剧院的设想。刘芝明同志当场表态说：“这个想法好，就由你安波来操办。”他又亲手起草了定名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建院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1952年10月2日，“东北人艺”正式建立。东北人艺对推动当时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繁荣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人艺还开办了许多学习班，有各个专门业务门类的，也有文化基础知识方面的。还请了好多位外籍教员给大家讲课。为了扩大充实文艺队伍，五哥还亲自到音乐学院同劫夫同志（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77年病故）一起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提前毕业，

到辽宁剧院工作，后来大都成了辽宁省有影响的歌唱家。

东北大区撤消以后，中央从东北调走了一大批文艺骨干。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一批同志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批判。安波在越南当文化专家回国不久，没有赶上反右派斗争。回国后，对此迷惑不解，说有些是从延安培养出来的红小鬼，怎么会反党呢？常常连声叹息。大概在北京的一次什么会上，周总理看到东北演出的节目又少又差，说了东北文化比较落后的话。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同志，下决心要把辽宁的文艺搞上去，专门成立了省委文化部，安波当了部长。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又是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之后，还有反对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等。在这样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下，要打开辽宁文艺复兴的新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当然，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这时五哥往返奔波，亲自跑了四五次北京，同洛汀、王丕一同志（原辽宁省文化局局长，已故）一起去商调干部。一次一次地找周扬（文化部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请调干部，还请田汉、阳翰生同志帮助呼吁。这一

次调来六十多人。不少都是专家和领导干部。如戈阳、海默、胥树人、王一达、牛犇、白大方、卢肃、张敦等同志，都是相当有才能的，但他们有的受过批判，有的已戴上帽子，有的甚至是所谓“极右派”。要顶住当时舆论的非难，冒这个风险，没有很大勇气是办不到的。当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和书记周桓同志对他的工作支持很大。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设在离内蒙天义几十里外一个叫那拉比流的蒙古村里。

1948年秋天，敖德斯尔（现任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蒙族青年到鲁艺学习。蒙族同志大多不懂汉文，对文艺更是生疏，感到不适应文艺工作，心里很苦恼。安波就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讲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革命者对困难应取的态度。当时严正同志（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为他们上戏剧课，汪洗同志（现任湖北歌剧院副院长）教器乐，石化玉（现在辽宁文联工作）和许直同志（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教识谱和声乐。那拉比流有一座美丽的教堂，高大宽敞而又干净，鲁艺就利用这座建筑为教室、礼堂和食堂。进入排练阶段以后，没